

論如何解決學生學習中文「興趣不高」的問題

單周堯 周錫靚

—

世上沒有亙古不變的成法，一切都在調協、完善、發展、演進中。劉勰《文心雕龍》云：「文辭氣力，通變則久。」¹「文律運周，日新其業；變則堪久，通則不乏。」¹文章如是，「教」文章之法也應如是。清人龔自珍亦云：「自古及今，法無不改，勢無不積，事例無不變遷，風氣無不移易。」²因此，香港教育署近年積極推行語文教育改革，擬定文學新課程，改變舊有教學模式，自有其順情合理之處。

但有一個問題卻不可不分辨清楚。目前教育界有些意見認為：時下香港學生「對中文的興趣日減，水平日低」(實況如何，尚可詳細研究)，其原因蓋在課程內容欠妥，與教學不得其法，因此只須由此兩者入手，必著成效。

但實際原因是否如此？我們覺得尚可研究。

誠然，任何科目的教材與教法，皆應與時俱進，這是沒有疑問的；但造成學生對中文課「不感興趣」的主要原因，竊以為並不在於教材與教法，而在於學生對中文、對傳統文化所持的態度，即所謂「價值觀」問題。說得明白點，就是學生認為中文「無用」(或用處不大)，傳統文化「過時」，學不學無所謂。我們想這才是關鍵所在。

因此，要解決問題，首要還在消除誤解與偏見，提高學生對中文、對中國傳統文化地位、價值、作用的認識。

二

環顧全球，無論法、德、俄、意、日、韓、埃及、阿富汗、伊拉克——大概沒有哪一個國家的國民會視本國語文為「無用」（或用處不大）的，而台海兩岸的中國人也絕不會輕忽、「賤視」中文與中國文化；惟獨居於香港的中國人，認為本國語文「無用」，提不起學習興趣，甚至棄之如敝屣——這豈非極不合理的現象？其成因何在，委實值得我們深自省察。

固然，文化受重視的程度，往往跟經濟的強弱成正比；但文化的優劣，則並不取決於其暫時、表面的地位高低，強勢弱勢，而取決於它是否具有真價值。僅有二百多年歷史的美國文化之所以風靡世界，強勢畢現，主要是因為有發達的經濟為後盾，而並非唐老鴨、漢堡包、扭擺舞有什麼特別過人之處。反之，根深葉茂、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之所以暫呈弱勢，也只是目前實際國力的反映，而不是因為它沒有恆久、真正的價值。可以預期，當大中華地區經濟繁興之日，也就是中華文化再領風騷之時。日本的情況，或可作某種程度的參考。一個人、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倘有遠見，其仿倣、學習的內容、對象，必然會以是否具備真價值或價值之高低為取捨準則，而不是趕潮流，逐時髦，眩惑於暫時、表面的「優勢」。

三

至於傳統文化與時代的關係，有一些青少年有所誤解，以為傳統的東西與現代脫節，已經「落伍」，可以「一筆勾銷」，所以提不起學習的興趣。但我們這些過來人則明白，傳統是現代的根基，傳統文化構成現代文化（包括流行文化）的核心和基礎。就以五四運動為例，它與「孔家店」為代表的舊文化似曾勢不兩立，但事實上，徐志摩、聞一多等人的新詩，朱自清、梁實秋等人的散文，何嘗不或顯或隱、或即或離地滲潤著詩古文辭的神色氣

韻？聞氏後來更由衷地表示：「藝國前途正杳茫，新陳代謝費扶將。神州豈乏他山石，李杜光芒萬丈長。」（《釋疑》）這是經多年實踐、探索、思考之後獲得的寶貴認知。周樹人、作人兄弟，胡適之，林語堂，豐子愷這些一代宗匠，誰沒有在古典文藝的殿堂中習過藝，打過滾，練就一身本領，才出戰江湖，馳騁於百喙爭喧的新文苑？小說家沈從文，也是憑啃熟一本《史記》，才開始其文學生涯的萬里之行的。到了現在，他們當日曾「帶領潮流」的作品，已紛紛成為我們所珍視，同時被某些人目為「老套」的傳統的一部份了。

正是：「王楊盧駱當時體，輕薄為文晒未休。爾曹身與名俱滅，不廢江河萬古流！」（杜甫《戲為六絕句》之二）

再看今天。諸如《獅子山下》、《錦繡前程》、《風繼續吹》、《真的愛你》、《海闊天空》等傳唱一時的流行歌曲，還有迷幻離奇的「後現代小說」、「實驗戲劇」，我們不妨問問它們的作者，看有誰能脫離水深土厚的傳統的滋養？二千年度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更坦然自認：「《靈山》背後有一個巨大的中國文化背景。」

3

西方抽象派繪畫，該是絕對「新潮」的了，然而名噪歐美藝壇的趙無極，卻偏要在其中注入東方古老的「禪意」。

李雲迪，現代音樂青年的偶像，他說：蕭邦的樂曲洋溢著中國詩詞的韻味，所以特別適合東方人彈奏。

請看，古與今，中和外，傳統與現代，就是這樣血脈相連，氣息相通，保持著水乳交融的密切關係。

四

以上還只是有跡可尋的表面現象而已。傳統文化與現代人的關係，其實比以上所言的還更要深刻、廣泛、密邇得多。因為中華文化這種淵源深厚的傳統，其實早已跟華人的語言、習俗融為

一體，成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只是一般人不察覺而已。因此，除非你從來不讀中文書，不說漢語，又長期置身於非華人社會，否則，「抽刀斷水水更流」，經史子集、詩詞歌賦之類的傳統文化，必與你如影隨形，難捨難分。

舉個簡單的例子，《詩經》是三千年前的作品，但它裡面大量的詞語，卻仍活躍於我們的日常用語甚至口頭禪中：

窈窕 淑女 君子 翹楚 切磋 琢磨 景仰 喬遷
顛覆 求之不得 輾轉反側 一日三秋 明哲保身
戰戰兢兢 小心翼翼 人言可畏 未雨綢繆 風雨漂搖
逃之夭夭 不可救藥 萬壽無疆

如果再加上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左傳》、《史記》以及歷代的詩文辭賦，古為今用的詞語數量，便更多得驚人。其實，只要你用漢語交談、思考、閱讀、寫作，你便時刻在領略、重溫、運用、闡揚這些文化寶典、人生睿智。由此可見，某些人心內嘀咕的什麼「無用」、「過時」之說，跟事實相去何啻十萬八千里。

五

如果我們的學生能明白這些道理，對中文、對中國文化的地位、價值、作用有深切的了解，再配合課程內容、教學方法的改進，那麼，便很容易提高他們的學習興趣；相反，如果不正本清源，不解決根本認識問題，則無論你如何改變教材與教法，也很難令學生感到不「沉悶」。孔子說：「知之者不如好之者，好之者不如樂之者。」⁴研讀中國文學，如果真的能達到「樂之」的境界，那自然事半功倍了。

注釋

1. 見劉勰《文心雕龍·通變》。
2. 見《龔自珍全集·上大學士書》。
3. 錄自高行健先生 2001 年在香港城市大學的演講。
4. 見《論語·雍也》。

作者簡介

單周堯教授，香港大學文學士、哲學碩士、哲學博士，曾任英國里茲大學訪問學人。自一九七五年起，即任職於香港大學中文系，講授文字學、音韻學、《左傳》等課，現任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、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院士、《東方文化》主編、《中國語文》、《人文中國學報》、《嶺南學報》編輯委員、《南大語言文化學報》顧問委員、《新亞學報》學術顧問、清華大學名譽教授、中山大學名譽教授、湘潭大學名譽教授、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副主席、中國語言學會常務理事、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、中國古文字學會理事、中國音韻學會理事、安子介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、查良鏞學術研究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、香港政府康樂及文化事務署博物館名譽顧問、香港長城教育基金會榮譽顧問委員、紀念黃世仲基金會榮譽顧問。研究範圍包括文字學、音韻學、訓詁學、粵方言、左傳，著有專著及論文近百種，包括《中國語文論稿》、《文字訓詁叢稿》、《左傳學論集》、《說文釋例·異部重文篇 研究》、《說「皇」》、《說「示」》、《「鳥」字古音試論》、“On Whether Open Syllables Existed in Archaic Chinese”、《李清照 聲聲慢 舌音齒字數目考》、《「有教無類」古解質疑》、《說文 所見粵方言本字零拾》等。

周錫鞵博士，廣州中山大學語言學碩士、香港大學哲學博士，現為香港大學中文系副教授。研究範圍為中國語言、文學及藝術，課程與教學設計範圍包括：詩、詞、戲曲及古典小說。主要著作有《易經研究》、《中文

應用寫作教程》、《詩經選》、《杜牧詩選》、《嶺南畫派》、
《論中國文體分類及文體與句法的關係》等。